隨園詩話

隨園詩話卷十五

倉山居士著

元相連昌宮詞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因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綿亘八里列爲戲塲百官起棚脚路從昏達旦觀之謂之場屋故也今悞稱場屋爲試士之處

今人動稱勾欄爲教坊甘澤謠辨云漢有顧成廟設勾欄以扶老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于明皇因女伎不可隸太常故別立教坊王建宮詞李長吉銅娃歌俱用勾欄爲宮禁華飾自義山倡家詩有簾輕幕重金勾欄

之詞而勾欄遂混入妓家

今人以荷包為荷囊蓋取劉偉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為橐左蜀宣風繡作衣之句按紫荷者以紫為裌囊服外加于左肩是周公負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丙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之荷包明矣惟三國志云曹操好佩小鞶囊似今之荷包

柴欽之年少貌美賦詩自夸云郎今叔寶神清少敢坐羊車有幾人余按漢書注羊車定張車也非羊所牽之車也然晉武帝在宮中乘羊車遊宮人以竹葉酒鹽以

引羊是牽車者羊也猶之如淳注楚歌雞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謂戚夫人曰若爲吾楚歌吾爲若楚舞又明是楚人之歌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謠徒吹曰和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然則素琴以示終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王楙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余故題息夫人廟有簫鼓還須啞樂迎之句

人疑東坡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三十九不得稱龍鍾按蘇鶚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之貌廣韻龍鍾竹名老人如竹搖曳不能自持唐人談錄載裴晉

公未第時過洛中有二老人言齊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以告公笑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王忠嗣以女嫁元載歲久見輕游學于秦為詩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二人皆于少年未第時自言龍鍾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而竟以四月為清和

今動以苜蓿廣文稱校官余按非也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為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蓋是東宮詹事等

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杜詩曰諸公衮衮登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按唐書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爲虔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今人動以金馬玉堂稱翰林余案宋玉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古樂府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泛稱富貴之家非翰林也漢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馬

三字與文臣微有干涉至于谷永對成帝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龍顏師古注玉堂殿幸之舍也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闈妃嬪之所與翰林無干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想從此遂專爲翰林耶

今稱人遷官曰鶯遷本詩經遷于喬木之義按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不是鶯字嚶乃鳥之鳴聲耳綿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樣然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于般鶯遷于木之文則以嚶爲鶯由唐已然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箋誕大也彌終也此詩下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朱子以誕字爲發語詞今以生日爲誕日可嗤也余又按古人以宴享爲禮而以介壽爲節文故詩書所稱逐日可以爲壽今人以生日爲禮而以宴飲爲節文故介壽必生日

珍珠船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比母誤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普本草按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註云背北堂也人蓋因北堂而傅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萱則生男故謂之宜男草西溪叢語言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鰥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似與比母之義

尚遠

戴氏鼠璞云魯頌所稱泮宮者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爲半水則下文泮林豈是半林乎必魯頌泮宮詩乃是僖公獻馘演武之所非尚文之地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是漢儒誤解魯頌而至今因之

杜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今遂以八人扛輿者爲八座按宋齊所云八座者五尚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尚書爲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尚書爲八座唐不置令者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八人舁之而行之謂也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

駙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入座之說矣 闕

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

今人稱伶人女妝者爲花旦誤也黃雪槎靑樓集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蟲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爲小旦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妓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奇姐二字亦未必作小旦解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詩經

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壝周以短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于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誤以靈作欞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與後漢書註正相印証俗儒解欞

星以為養先于教猶知糯之為饘也今竟解作疏通之義則大謬矣余戲題云禪祭靈星有樂章故將聖廟比天閶如何解作疏通義鑽入腦糯上講堂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悞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裝

今稱夫妻為結髮女拜曰斂衽皆悞也按李廣傳廣自結髮與匈奴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乃稱自幼束髮之意非指稱結兩人之髮也成昏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髮

曰結髮始于劉岳書儀戰國策江乙謂安陵君曰國人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留侯世家曰陛下南面稱霸楚君必斂衽而朝皆指男子也今稱女拜爲斂衽不知始于何時

今人稱詩題爲題目按二字始見于世說山司徒前後選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又時人欲題目高坐上人而未能桓公曰精神淵箸是題目者品題之意非今之詩題文題也

余到南海閱粵嶠志景炎二年端宗航海有香山人馬南寶獻粟助餉拜工部侍郎帝幸沙涌與丞相陳宜中

少傅張世傑即居其家居數日廣州陷南寶募鄉兵千
人扈送至香山島元兵追至硇州陳宜中走占城求救
帝崩衞王昺立走厓山以曾子淵充山陵使奉梓宮殯
于南寶家宋亡南寶泣不食作詩曰目擊厓門天地改
寸心不與夜潮消又曰衆星耿耿滄波底恨不全歸一
少微後卒殉節其詩其事正史不傳故志之
李太守棠喜晤故人云問年人是舊見面老驚新儲宗
丞麟趾落齒云失輔悲新別觀頤念舊勛
江南俗例登科報捷者例用紅綾書喜帖方近雯方伯
家本寒素舉京兆報到夫人倉猝無力買綾不得已截

衫袖付之家婢戲云留取一半待明年中進士作賞先生聞之在長安寄詩云朔風寒到柔黃手憶殺麟衫兩袖紅次年果宴瓊林先生又寄詩云榜下憶來常欲泣朝中說去半能知

詩人能武藝自命英雄晚年有王處仲擊唾壺之意許子遜詠飛將云垂老猶橫槊窮愁未廢詩薦章終日上不到傅修期沈子大詠懷云落筆一身膽結交寸心血薛生白詠馬云尔不不嘶風吾老矣可知俱享太平時

西林相公勛業巍巍而賦詩時有感慨石橋掃墓云石橋西下白楊堆宿草初從爨氣回一陌紙錢三滴酒幾

冢壙上子孫來

詩有無意相同者徐大夫人琢蝶云試向青陵臺上望可曾飛上別家枝王次岳琢蝶云果是青陵舊魂魄不應到處宿花房

封氏聞見錄曰切字始于周顒顒好為体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分沈約遂因之而撰四聲譜沈括曾樵俱以切字始于西域佛家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而已無反切也吳獬以爲始于後魏校書令李啟撰聲韻十卷夏侯琢撰聲韻畧十二卷李涪刊誤亦主其說至于叶韻之說古人所無顧亭林以爲始于顏

師古章懷太子二人王伯厚以爲始于隋陸法言撰切韻五卷余按漢末涿郡高誘解淮南子呂氏春秋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于此而孫叔然炎猶在其後

詩賦爲文人興到之作不可爲典要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楊雄賦有之鴈門太守行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尒雅山有穴爲岫謝元暉詩牕中列遠岫徐浩文孤岫龜形皆誤指

爲山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宣尼即孔丘也謝朓秋懷詩雖好相如邑不全長卿慢長卿即相如也庾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揚帆即挂席也孟浩然竹間幾炤入池上夕陽微夕陽即幾炤也使後人爲之必有關門閉戶掩柴扉之誚矣杜少陵寄賈司馬詩諸生老伏虔東漢服虔並不老所云伏虔者伏生也伏生不名虔宗懍奴阿奴云曾驚兩佩胡奴異胡奴侃之子非奴僕也不聞夏殷興中自誅褒妲褒妲是殷周人與夏無干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即世俗所傳張騫乘

槎事也然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荊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獨不知君平爲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遠矣

汪韓門云檀弓齊莊公襲杞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孟子杞梁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左傳但言杞妻辭齊侯之弔而不言哭檀弓孟子雖言哭亦不言崩城事也說苑立節篇云其妻聞夫亡而哭城爲之阤列女傳云枕其夫之屍于城下哭十日而城崩亦未言長城也長城築于齊威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長城唐釋貫休乃爲詩曰秦人

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而其妻所哭崩乃卽秦之長城矣

俗傳梁灝八十登科有龍頭屬老成七言詩一首黃氏日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爲灝中狀元時年才二十六耳余按宋史灝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餘年而灝壽已九十二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爲無因

班史稱霍光不學無術故不知伊尹放太甲之事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學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再引許盤

公一產二女楚唐勤一產二子事甚博雅蜀志劉巴輕張飛云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稚魯無文乃涪陵有飛所作刁斗銘流江縣有飛所書題名石前明張上璟有詩云江上祠堂橫劍珮人間刁斗重銀鈎

宋人多稱曾子固不能詩乃上元游蔣山寺宴集云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又享祀鍾山廟歌土膏起兮流泉駛兮凡三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或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余按皇侃論語義疏云冶長從衛還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爲哭云兒出未歸冶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

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田知兒尸遂囚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言試果驗哉放汝冶長在獄六十日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冶長口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余愛雀言音節天然有類古樂府

蕭子榮日出東南隅云三五前年暮四五今年朝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七此等算博士語最爲可笑其濫觴蓋起于東漢唐君頌曰五六六七訓道若神用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

碑曰非五五言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皆割裂太過不成文理

或問梅定九先生詩云乾道炎三伏坤靈樂四遊作何解余按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註三伏始于秦周無伏也劉熙釋名云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王大可云三伏者庚金伏于夏火之下金畏火故曰伏惟四遊不得其解後見尚書考靈耀曰地體雖靜而終日旋轉如人坐舟中舟自行動人不能知春星西遊夏星北遊秋星東遊冬星南遊一年之中地有四遊此定九先生之所本也

毛西河以詩賦爲試帖按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
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非指詩賦也
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中瑞蓮詩
今舉子于塲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按
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已意咏之
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遂以爲士子揣摩之稱
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
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丰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
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
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乞

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末一折爲女狀元即崇嘏事此俗稱所始

孔毅夫雜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證呂汲公辨之云衞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文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近人新婚賀者作催妝詩其風頗古按毛詩間關車之舝兮一章申豐曰宣王中興士得行親迎之禮其友賀

之而作是詩北齊昏禮設青廬夫家領百餘人挾車俘
呼新婦催出來唐因之有催妝詩中宗守歲以皇后乳
嫗配竇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天祐中南平王鍾女適江
夏杜洪子時已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篔篔命小
吏四人執紙倚馬而成即催粧也
芥隱筆記瑯琊錄俱云今新婦至門則傳席以入弗令
履地唐人已然白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捧氈褥錦
繡一條斜
兩新人宅堂叅拜謂之拜堂唐人王建失釵怨雙杯行
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

詩能令人笑者必佳雲松咏眼鏡云長繩雙目繫橫橋一鼻跨古漁客邸云近來渾厭夢夜夜到家鄉張文端公云姑作欺人語報國在文章尹似村詠貧云笥能有幾衣頻典錢值無多書幸存劉春池立春云門前久已無車馬尚有人來送土牛古漁哭諫楚篁云才可開門身便死書生強健要飢寒蔣心餘咏京師雜毛炕云天明出街寒蟲號自恨不如雞有毛

香亭和余咏帳云垂處便宜人語細余乍讀便笑香亭問故余曰縱粗豪客斷無在帳中喊叫之理又咏杖曰隔戶聲先步履來皆真得妙

曹震亭與史梧岡消心仙佛好爲幽冷之詩曹云瀟瀟秋乾風蕭曠野無已橋孤朽柱搖落日動野水史云一峯雨峯陰三更五更雨冷月破雲夜白衣坐幽女皆陰氣襲人曹又有句云秋陰連湖望瀰瀰白雲平似聽前村裡呼雞有婦聲此首便冷而不陰

詩有聽來甚雅恰行不得者金壽門云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臥中央詩佳矣果有其人必患瘧疾雪莊僧云半生客裡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詩佳矣果有其事必染瘋疾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郢

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能和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謬乎

毛詩流離之子鄭箋流離鳥名今誤以爲離散之詞猶之狼狽獸名也今誤以爲困頓之詞瑣尾二字皆美好也今亦誤爲瑣碎之詞

謝位聯賀進士云赴宴瓊林早題名雁塔高余有舊搨雁塔題名記十餘張皆搢紳大夫僧流羽士之名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于曲江宴賞之餘多有各題名姓者

今人遂以雁塔題名爲稱賀進士之言

世傳蘇小妹之說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有詞行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菊坡叢話云老蘇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先生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者二書所言東坡止有二妹一適柳二一適程也今俗傳爲秦少遊之妻悞矣或云今所傳蘇小妹之詩句對語見宋林坤誠齋雜記尻屬不根之論猶之世傳甘羅爲秦相按國策甘羅年十二爲少庶子請張卿相燕又事呂不韋以說趙功封上卿並無

爲秦相之說然儀禮疏亦云甘羅十二相秦則以訛傳
訛久矣
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通首皆言春景宋眞宗出
此題舉子誤以爲菊乃被放黜
外祖章師鹿詩云高足多金紫先生已白頭入問高足
出處按世說新語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
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言融不能親教使高弟子傳授之
耳然顏師古註高祖本紀云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爲置
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是高足二字在
漢時以之名馬而世說竟以之稱弟子何也師鹿先生

年八十四猶冒雨着屐赴康熙庚子鄉試使遇　今上必受殊恩無疑也與及門遊西湖云師弟同遊興不孤呼僮挈榼更提壺分明柳嚲花明處年少叢中一老夫

今人稱女子加笄爲上頭按南史孝義傳華寶八歲父成往長安臨別曰須我還爲汝上頭長安陷父不歸寶年至七十猶不冠是上頭者男子之事今專稱女子心頗疑之讀晉樂府云綠鬟上頭歡那得及破瓜則主女說亦可

唐耿湋長門怨云聞道昭陽宴揚衡云望斷昭陽信不來劉媛云愁心和雨到昭陽按昭陽爲成帝時趙氏姊

妹所居與武帝之陳后長門無涉

韋槐墅觀察曰泰山從古迄今皆言自中幹發脈　聖祖遣人從長白山蹤至旅順山口龍脈入海從諸島直接登州起福山而達泰山纍纍可據余雖未至旅順福山然山左往來不惟岱岳位震而兌即觀汶泗二水源流亦皆自東而西則泰山不從中幹發脈又一確証也因紀以詩云兩條汶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來笑殺古今談地脈分明是夢未曾猜

樂府云五馬立躊躕香山詩云五疋鳴珂馬雙輪畫㦸車註五馬者不一其說按漢官儀四馬載車惟太守出

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馬此一說也孫氏演繁露以爲始于毛詩良馬五之亦一說也南史柳元景傳兄弟五人同爲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蛇則又一說矣

古樂府十五府小史三十侍中郎似今吏之年輕者名小史即今之小書辦也張翰有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甫十五如日在東謝惠連有贈小史杜德靈詩似乎嬖狎然矣祢舉孝廉乃越道其雍邱小史黃眞歡語移時人以爲榮則小史又以人重矣高俅爲東坡小史後見蘇氏子孫執禮猶恭

唐人爭取新進士衣裳以爲吉利張文昌詩曰歸去惟將新誥命後來爭取舊衣裳唐宣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隆進士之榮至于天子慕之宋將尤重出身無出身者不得入相故欲相此人必先賜同進士出身而後許其入相其重如此然亦有時而賤李贊皇不中進士故不喜科目曰好騾馬不入行金衛紹王喜吏員不喜進士曰高廷玉人才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嫌其中進士故也

宋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議考試士子諸路運司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保伍取各人戶貫三代年甲書明所

習經書年十五以上能文者許其鄉之貢士結狀保送一樣四本分送縣州漕部臨唱名時重行編排保伍各人親書家狀以驗筆迹士人苦之賦詩云劉蕡驚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全無策只把科場鬧秀才

邵文房贈友云廣陵散裡求知己不特彈無聽亦無余嘆其意包括甚廣按文苑英華顧況序彈琴者王女繼之名曰宮月宮有歸雲引華嶽引諸曲皆廣陵散之遺音是叔夜所彈未嘗絕也唐書韓皐傳解廣陵散爲嵇康忠魏之意因母邱儉諸葛誕俱起兵于廣陵思興復

魏室而兵皆散亡故曰從此絕矣非專指琴也

或問楊升菴有句云一桶水傾加佛語兩重紗夾起江波應作何解余按徐騎省不喜佛經常云楞嚴法華不過以此一桶水傾入彼一桶中傾來倒去還是此一桶水識破毫無餘味此升菴所本也方空紗用一層糊牕原無波紋夾以兩層必有閃爍不定之波恐升菴即事成詩未必有本余亦有句云水痕瀉地方圓少雲片經風厚薄多一用世說一用東坡志林

熊滌泉觀察聽雪云一夜朔風急重衾尚覺寒料應階下白及早起來看童二樹照月云佳絕娟娟月秋牕逼

曉開臥看桐竹影漸上臥床來兩首格調相仝寓意
顧曲云云 曲明光三十段自彈先要聽人彈趙雲松論
詩云背人恰向菱花照還把看人眼自看兩首用意相
反
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搆思全憑天分往往古今人持
論不謀而合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古來萬事貴天生
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趙雲松論詩云到老始知非力
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士大夫熱中貪仕原無足譏而往往滿口說歸竟成習
氣可厭黃莘田詩云常參班裡說歸林都作巢瞌好話

頭恰似朱門歌舞地屏風偏畫白蘋洲

近人佳句常摘錄之以教子弟過時一觀亦有吹竹彈絲之樂明知收拾不盡然捃摭一二亦聖人舉尒所知意也毛琬云乍寒童子法將雨野人知童鈺病聞新事少老別故人難張節云行善最爲樂觀書動畜疑孔東堂云鷀低時掠水帆飽不依桅廖古檀云山風枯硯水花雨慢琴絃王鄉華云斷香浮鉄月古佛守昏燈汪可舟云客久人多識年高衆病歸吳飛池云凉風不管征衣薄落日方知行路難李穆堂云雲在岫無爭出意石當流有不平鳴何南園云閒愁早釋非關酒舊學重温

爲課孫楊次也云淺水戲魚如可拾密林藏鳥只聞聲周青原云鳥自下山人自上一齊穿破白雲過劉果云花間看竹嫌逢主夢裏聞雞似到家章智千送春云青山駐景如留客綠樹成陰已改妝姚念慈哭孫虛船云有泪直從知已落無文可共別人論尹似村送南園出家云乍親丰采歸偏速不慣風塵往自難袁蕙纕云功名何物催人老車馬無情送客多竇意哭壻娘云乍分烟鳥情猶戀畧享春風死不甘香亭渡淮云田家飯麥風仍北遊女拖裙俗漸南春池順風云天上鳥爭帆影速岸邊人恨馬行遲又有五七字單句亦妙者魯星村

之老怕送春歸楊守知之隨身只有影今來王家駿之園不栽梅覺負春嘯村之薄老偏逢人敎鹵飛池之孤鴻與客爭沙宿皆是也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余謂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也人學杜詩不學其剛毅而專學其木則成不可雕之朽木矣潘稼堂詩不如黃唐堂以一木而一靈也余選錢文敏公詩甚少家人誤抄十餘章余讀之生氣勃勃悔知公未盡居亡可有人云此孫淵如詩也余自喜老眼之未昏

余嘗極賞徐某一詠落花云看他已逐東流去却又因

風倒轉來或大不服曰此孩童能說之話公何以如此
奇賞余曰子不見張燕公爭魏元忠事乎燕公已受二
張囑托矣因宋璟一言而止一生名節從此大定在璟
作詩時未必果有此意而讀詩者不可不會心獨遠也
不然詩稱如切如磋與貧而無諂何干詩稱巧笑倩兮
與繪事後素何干而聖人許子夏子貢可與言詩正謂
此也

高文良公巡撫江蘇爲制府某所凌勢岌岌乎殆矣而
公聲色不動咏天平山云倚天峭壁無塵土墮地孤留
不動雲其時沈子大先生在幕府和云白浪靜教翻石

下碧雲高不受風移

闇承上人對月弔以中云共玩君何在江頭獨愴神難將一片月分照九泉人余在小市買一古鏡背有詩云寶匣初離水寒光不染塵光如一輪月分照兩邊人毛西河詠鏡云與余同下淚惟有鏡中人三押人字俱佳

高翰起司馬路上喜晴云聲傳乾鵲喜步覺蹇驢輕爲慕韓舟中云雨聲篷背重鷗影浪頭輕

有人過劉智廟見壁上題云明時如此振幽淪薦牘須稱士貢身敢擬石渠容散木竟教塵海作勞薪變名梅尉非無地捧檄毛生尚有親異日儒林與循吏一編位

[illegible][illegible]他人詩尾署竹初二字自命如此可想見其不凡

王夢樓作雲南太守有納樓夷民李鶴齡獻詩云玉堂老鳳留衣鉢滄海長虹卷釣絲夢樓喜即用其二句爲起句續六句以贈別云舊事都隨雲變滅新詩喜見錦紛披殊方那易逢佳士識面無如是別時自顧平生能說項珊瑚幾失網中枝

昌黎云横空盤硬語硬語能佳在古人亦少只數杜牧之云安得東召龍伯公車萬海水見底空又云鯨魚横脊卧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宋人句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翻浪洗乾坤　本朝方問亭卜對雅詩云龍來

陰嶺作遊戲雷電光中舞雪花趙秋谷秋雨云油雲潑濃墨天顔抹廣帆風過月欲來艱難走暈鐵大雨云日月皆歸海蛟龍亂上天趙冢松從李相國征臺灣云人膏作炬燃宵照魚眼如星射水紅趙魯瞻云江犀動魚

春山果落猿攫

丙辰召試鴻詞到丙申四十餘年矣申笏山在都中與錢籜石曹地山小集賦詩云尺五城南逐散仙儕塲一散似飛烟多化那得離文字後死何容卸仔肩醉後吟聲驚戶外雨餘山色入牕前百人尚有三人在似得天憐亦自憐鳴呼笏山歿又十餘年矣今海內召試者只

余與籜石二人尚在而近聞其年過八十亦已中風矣則天憐自憐能無再三誦之乎

周青原咏楊妃云綠興花下祿見狂此說終疑是渺茫惟小劉郎曾愛惜坐懷親爲畫眉長用史事補前人未有將錄寄秋帆中丞鐫楊妃墓上

水仙花詩無佳者惟楊次也先生七律前半首云汀蘅洲草伴無多以水爲家素冷何生意不須沾寸土通詠直欲托微波余按焦氏易林云鳧雁啞啞以水爲家楊暗用之而使人不覺可爲用典者法

趙雲松太史入闈分校作雜咏十餘章足以解頤封門

云宮封恰似懸符禁人望居然入海深璚牌云金鈴雁
識披沙苦禮重眞同納采虔供給單云曰有雙雞公膳
半夜無斗酒客談孤分綴云多士求遑設虎觀考官恰
似劃鴻溝薦條云品題未便無雙士過合先成得半功
佛海漸登超渡筏神山猶怕引回風落卷云落花退輦
全無艷食葉春蠶尚有聲沉命法嚴難自訴返魂香到
或重生擬房云求妨蜾蠃螟生子笑比琵琶別過船
余自幼聞月華之說終未見也同年王大司農秋瑞夢
月華而生故小字華官後見平湖陸陸堂先生云康熙
辛酉八月十四夜曾見月當正午輪之西南角忽凹白

光一道已而紅黃紺碧約有二十餘條下垂至地良久結輪三匝見月不見天矣先生賦云今宵才見月華圓織女張機也欠妍五色流蘇齊着地三重輪廓欲彌天先生名奎勳掌教桂林作禮經解義請序于金中丞中丞命余代作先生喜不已中丞以實告之先生曰此古文老手不似少年人所作也記先生有句云簷低絲網蛛常斷沼淺蓮房子半空

先生祖名棻字蕺山嘗 國初鼎革時馬將軍兵破平湖掠其父將殺之棻才九歲伏草中跳出抱將軍膝求代將軍愛其貌韶秀取手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即

赦汝父葉覲論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敎子三登上將臺
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郎今之武惠王
矣將軍大喜抱懷中辟睨曰汝能隨我去爲我子乎曰
將軍赦吾父即吾父也遂哭別其父而行將軍爲之泪
下已而將軍身故葉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翰林
聖祖愛其才一日七遷從編修贊善庶子授內閣學
士才一年先生引疾歸又十年卒自題墓表云一日七
遷千古少周年致政寸心安有病不治吟曰無藥能延
炎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
相傳天開眼余亦未之見也平湖張敎坡曉步于庭天

無片雲忽聞有聲劃然天開一縫當中寬兩頭狹狀類
太湖船寬處有圓睛閃閃光芒焰耀似電非電眼旁碎芒
如人之有睫毛良久乃閉數坡賦詩曰霹靂年年響何
曾礮惡來今朝才省悟天眼不輕開
詩含兩層意不求其佳而自佳或咏太行山云但有路
可上再高人也行咏燭云只緣心尚在不免淚長流咏
相見坡云勸君行路存餘步山水還留相見坡
余十二歲入學廩生裙鄭渠云渠甥吳冠山名華孫亦
以髫年入學今已賦鹿鳴年才十五袖文一冊示余余
讀之望若天人及余登詞館先生督學閩中無由相見

五十年後先生致仕在家年八十矣余遊黃山新安何素峯秀才招遊仇樹汪園離先生所居僅十里餘竟來走謁別後心悄悄如有所失乃作詩寄之先生見和云英才碩望是吾師咫尺相逢願又違自昔道廬欣識面巳未科收掌試卷公所相識于今花徑少摳衣屢想訪隨園未果無人不把神仙度獨我偏教遇合稀猶憶神交年尚幼兩株弱柳共依依

張儀封觀察謂余曰李白清平調三章非咏牡丹也其時武惠妃薨楊妃初寵帝對花感舊召李白賦詩白知帝意故有巫山斷腸雲想衣裳之語蓋正喻兼寫也至

予名花傾國則指貴妃矣余按唐書李白傳稱帝坐沉
香亭意有所感乃召李白則觀察此說未為無因張名裕穀字勳庭
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押二人字
阮公詠懷押二歸字以故杜甫飲中八仙歌香山渭村
退居昌黎寄孟郊詩皆沿襲之
田實發云我偶一展卷頗似窮翁入金谷珍寶林立眩
奪目精時既無多力復有限不知當取何物而雞聲已
唱矣此語甚雋魚門曬書詩云老饕對長筵未咳空頤
朶

如皐布衣林鐵簫有老至識秋心五字余頗賞之與吳松崖看海棠云萬朵仙雲輕欲滴多情紅向白頭人松崖云嬌來渾欲睡愁殺倚闌人兩押人字俱妙林名李買得古鐵簫能吹變徵之音因字鐵簫蓋取王子淵頌得謚爲洞簫之意云

乩仙詩都無佳者惟盱眙許家有仙降壇咏燕云燕子銜泥認舊巢飛來飛去暮連朝哺兒不耐秋風老回首空梁月正高讀者云詩雖佳恐非吉兆果未十年許零落殆盡當許與仙倡和時分咏薛濤箋限陵字諸客擱筆仙云㥽宜節度高千里錯過詩人杜少陵

余不解詞曲蔣心餘强余觀所撰曲本且曰先生只算小病一塲寵賜披覽余不得已爲覽數闋次日心餘來問其中可有得意語否余曰只愛二句云任汝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心餘笑曰先生畢竟是詩人非曲客也余問何故曰商寶意聞雷詩云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我十一個字之藍本也

余梓詩集十餘年矣偶爾翻擷誤字尚多因記椒園先生詠落葉云看月可知遮漸少校書真覺掃猶多

王葴揚接家信知兩子孿生喜賦詩以寄云可無致語求情照會有朋妝遊伯喈用典切而雅

崑山城隍祠四宜軒有積土道士將築亭其上階石甫發雷擊之三發三擊掘地乃是黃子澄墓邑志載公被戮其門下士拾骨葬此錢澂亭進士詩云昔時誅戮無遺塚此日風雷護殘骨

隨園詩話卷十六

倉山居士著

徐朗齋嵩曰有數人論詩爭唐宋爲優劣者幾至攘臂乃援嵩以定其說嵩乃仰天而歎良久不言衆問何歎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則宋元明三朝詩俱號稱唐詩諸公何用爭哉須知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出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也敗石瓦礫傳自洪荒不可謂之寶也衆人聞之乃閉口散余謂詩稱唐猶稱宋之斤魯之斛也取其極工者而言非謂宋外無斤魯外無斛也郎齋癸卯科爲

主考謝金圃所賞已定元矣因三塲策不到而罷謝刊其薦卷流傳京師故朗齋詠唐寅畫像云錦瑟華年廿五春虎頭金粟是前身虛名麗六流傳徧下第江南第一人麗六者其塲中坐號也次科亦即登第

明季士大夫學問空疎見解迂淺而好名特甚今所傳三大案惟移宮畧有關係然擁護天啓童昏醫亂遂致亡國殊覺無謂楊慎大禮一議　本朝毛西河程綿莊兩先生引經據古駁之甚詳挺擊一事則漢晉五行志中此類狂人不一而足焉有一妄男子白日持棍便可打殺一太子之理蘄州顧黃公詩云天倫關至性張杜

未全非又曰深文論官闖習氣惱書生議論深得大體黃公與杜茶村齊名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黃公因白茅堂詩集貪多稍近於雜蕪者寥寥然較變雅堂集已高倍蓰矣

黃蒙　聖祖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再舉鴻詞亦不赴試有楊鐵崖白衣宣至白衣還之風憶內云靜夜停人金剪含情對玉缸數聲風起處花雨上紗窗觀姬人睡云玉腕明香簟羅幃奈汝何不知夢何事微笑啓腮窩風韻獨絕余嘗見小兒睡中往往啓顏而笑訝其不知緣何事而喜今讀先生詩方知眼前事總被才人說

過也
同年楊大琛太史在部以韓告歸專心攻詩見示一冊有句云金釧手搖春水影玉樓簾捲賣花聲風致嫣然惜未錄其全稿今太史已亡詩稿不知散落何處太史字寶岩蘇州人
古人詩集之多以香山放翁爲最　本朝則未有多如吾鄉吳慶伯先生者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他文稱是現藏吳氏瓶花齋先生乳哺時啞啞私語皆是文遜國之事年過十歲方閉口不言初爲前朝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晚爲　本朝李文襄公之芳所知康熙戊

午橋鴻詞科不遇而歸少時在陳公西䎖家作詩會以芙蓉露下落爲題操筆立就贈陳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大奇之惜其集浩如烟海不能細閱欲梓而存之非二千金不可著述太多轉自累也

余在廣東新會縣見憨山大師塔院聞其弟子道恒爲人作佛事誦詩不誦經和王修微女子樂府云剝去蓮房蓮子冷一顆打過鴛鴦頸鴛鴦頸是匹時交二顆留待鴛鴦醒殊有古趣圓寂後顧赤方徵士哭之云已沉手白磬猶滿一牀書

丹陽鮑氏女自稱問一道人遭難流離嫁竟陵陸蓑雲

年二十四而夭咏溪鐘云溪外聲徐疾心中意斷連是聲來枕畔抑耳到聲邊頗近禪理昔朱子在南安聞鐘聲矍然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卽此意也

康熙時吾鄉女子卞夢珏有句云夕陽交代笙歌月嬾色輕移燈火樓又曰花謝六橋春色暗雨來三竺遊山無

吳文溥咏月云清暉半邊缺似妾獨眠時顧赤方咏月云不分月宮人耐老娥眉一月一回新

國初說書人柳敬亭歌者王紫稼皆見名人歌咏王以穢昧事爲李御史杖死有燒琴煮鶴之憾顧赤方哭之

云崑山腔管三絃鼓誰唱新翻赤鳳兒說着蘇州王紫稼勾欄紅粉淚齊垂王送公卿出塞必唱驪歌聽者不忍郎上馬去故又云盾柳紛紛出盛京一聲嗚咽最傷情行人怕聽陽關曲先拍冰輪上馬行惜王郎詩只宜如此便與題相稱乃龔尚書竟用孌模賦腸之典擬人不倫悖矣

御史名森先字琳枝性雖伉直詩恰清婉過雲閒亭云空亭積水松陰亂小閣張燈夜氣清卒以忤衆罷官

龔芝麓尚書失節 本朝又娶顧橫波夫人物論極之顧黃公爲昭雪云天壽遺陵寢龍輀葬大行義聲歸御

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蔣濟死
苦志竟誰明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體法憎多口君
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灑迂儒
莫浪訾文士筆墨能為人補過飾非往往如是
余過于忠肅公墓題詩甚多惟山陽阮中翰裴坪五排
最佳警句云漢統愁中絕周京喜再昌股肱知已竭日
月得重光天意還思禍星纏又告祥遐荒非太伯守節
異曹臧未覩遺弓劍先聞鈇斧斨三章憑翁識一劍答
忠亘象少祈連冢歌憐石子岡誰憐十世宥難贖百夫
防

庚午春蘇州韓立方先生掌教鍾山以其姪名韞玉者寸草軒詩集見示蓋廬宗伯之季女也詩只十一首而風秀可誦病中云月落霜寒葉滿墀臥病正及晚秋時風簷綱結長垂幌硯匣塵封久廢詩瘦影怕從明鏡見泪痕空有枕函知何因乞得青囊術擬向南華叩靜師又有顧頡亭之妻黃汝蕙字仙佩者有送春絕句云九十春光暗裏催花飛紅雨變苔埃流鶯日日枝頭喚底事東皇駕不回柳絮穿簾燕撲衣林園紅瘦綠偏肥可憐花底多情蝶猶戀殘香繞樹飛

萬花亭云孔子與子詩三字抉詩之精蘊無論貞淫正

變讀之而令人不能興者非佳詩也華亭進士名應譽

毗陵黃仲則有歲暮懷人詩懷隨園云近來詞賦諧兼則老去心情宜作家建業臨安通一水年年來往看梅花

小姑嫁彭郎東坡諧語也然坐實說亦趣胡書巢過小姑山云小姑眉黛映秋空彩影乾紋碧一弓不識彭郎緣底事憑他拋擲浪花中

義山譏漢文召賈生問鬼神不問蒼生此言是也然鬼神之禮不明亦是蒼生之累嗣後武帝巫蠱禍起父子不保其時無前席之問故耳余胡反其意題云不問蒼

生開兠祢玉溪生笑漢文君請看宣室無才子巫蠱紛紛死萬人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見秦淮壁上題云一溪烟水露華凝別院笙歌轉玉繩為待夜涼新月上曲欄深處撤銀燈飛蓋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綠荷包撈人能唱湘江浪畫槳臨風當板敲早潮退後晚潮催潮去潮來日幾回潮去不能將妾去潮來可肯送郎來三首深得竹枝風趣尾署翠雲道人訪之乃織造成公之子嘯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雪芹者曹練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吳門張瘦銅中翰少與蔣心餘齊名蔣以排奡勝張以清峭勝家數絕不相同而二人相得心餘贈云道人有鄰道不孤友君無異黃友蘇其心折可想過比干墓云只因血脈同先祖眞以心肝奉獨夫新豐云道至能爲天下養時衰拚作一杯羹讀之令人解頤瘦銅自言吟時刻苦爲鐘譚家數所累又工於詞故詩境瑣碎不大大家然其新穎處不可磨滅咏風箏美人云只想爲雲應怕雨不教到地便升天借書云事無可奈仍歸趙人恐相沿又發棠眞巧絕也至於酒瓶在手六國印花鬘上身一品衣則失之雕刻無游行自在之意

近日十三省詩人佳句余多采錄詩話中惟甘肅一省路遠朋稀無從搜輯戊申春忽江寧典史王栢厓光晟見訪貽五律四首一氣阿成中無雜句余洒然異之問所由來云幼講詩於吳信辰進士吳詩奇警詠蠟梅云陽春如開闢盤古即梅花牡丹僭稱玉富貴何足夸羣芳訴天帝鵝雁紛喧譁乃呼羅浮仙肩雲詣殿衙帝曰咨爾梅首出冠群葩白袷與絳襦何以變奇邪梅花未乃對黃袍已身加榆錢曲云桃花笑老榆汝是搖錢樹不解濟王孫飛來復飛去午夢云竹逕涼颸入芸窗午夢遲偶然高枕處便是到家時木蘭女云絕塞春深草

不青女郎經久戍龍庭軍中萬馬如撾鼓只當嘗啗促織聽或訾其存詩太多乃答云詩自心源出妍媸哉愛憎譬如不才子撾殺竟誰能或訾其存詩太少又答云詩似朱門賓誰甘草具餐三千隨趙勝選後一毛難其名鎮甘肅臨洮人

唐高駢節度西川又調廣陵咏風箏云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移別調中吳官山左又調楚江咏懷云阿婆經歲撫嬰孩飢飽寒暄總費猜才識呱呱真痛癢家人又報乳娘來兩意相同余雅不喜陳元體過死楊妃過馬嵬云將軍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吳過馬嵬

云枉枉紅說陳元禮一矢何曾向祿山亦兩意相同吳
又有韓城行云艮人遣買妾心哀秋月春花眼倦開忍
死待郎三十載歸鞍馱得小妻來咏虞美人花云怨粉
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烏江夜雨天涯滿休向花前唱楚歌
栢屋送客云握手才經歲含情復送君不堪秋色老重
使雁行分嶽麓山前月崇臺嶺外雲都添孤客恨回首
念同羣詩甚清老不料衙官中乃有此人
李義山詩云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齊銜黃甘
泉秀才途中詩云惆悵行百里多情切乃太安得龍鵝
生全家口中帶風趣殊佳甘泉名世堪徽州人

廬江孫嘯壑工琴有琴餘集咏薔薇云半紅半白曇風絛雨後春光未寂寥自笑看花人漸老讓他一歲一回嬌夜吟云有燈相對好吟詩準擬今宵睡更遲不道興長油已沒從今打點未乾時余愛其結句頗近禪悟故錄之又得意水流壑無心雲出山亦佳

杭州秋闈榜發仁錢兩縣往往中者五六十人赴鹿鳴宴時傾城士女垂簾而觀見美少年則嘖嘖歎羨戊午科年少尤多有周孝廉名鼎者年才三十而滿面于鬛常謂余曰人以赴鹿鳴為樂我以赴鹿鳴為慘余問何也曰余在路上揭簾坐則兒童婦女嘖嘖曰大鬍子何

必赴鹿鳴余下轎簾則又簇簇然笑指曰此人不敢揭簾定坐一白髮翁矣豈非教我進退兩難乎徐朗齋有句云有酒休辭連夜飲好花須及少年看真閱歷語又句云幽榻琴書偏愛夜異鄉風月不宜秋新涼半牀月殘醉一簾花皆可愛也

山左李呈祥少詹謫戍時有李現田者贈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及到遼東押解者姓高名士潔抵戍所後至者爲侍郎王舜舜初名雄歸後偶記其事尤展成曰二句是余戲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詩也

膠州李世錫進士字霞裳咏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

未曾獨將漢留侯借人啄藥眞甘草身分又有人啄菊枕云野人枕此增顏色似有牀頭未盡金亦酷是菊枕

馮益都相國溥訪高念東侍郎于松雲僧舍竟日留連高賦絕句云戶倚雙扉穉子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塵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答曰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相對渾忘却但識維摩是秀才相傳公二十一歲鄉舉報到而公酣眠不醒太夫人大驚以水潠面乃張目曰夢登泰山雲氣擁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錦幔張樂飲酒未終見海日如車輪大驚而醒醒時猶帶酒氣

李杜字雲帆山陰人貧不能自存流轉燕趙吳楚間依僧而居年三十餘卒于京師性耽吟咏嘗有黃河水濶秋飛雁銀漢風疎夜墮星之句友人某書之扇頭過查樓有江南顧姓者見而愛之詢姓名往訪知其寠困爲贈金攜裝而去殊難得也雲帆又有題伍大夫廟詩云入吳雖是成兒志破楚終非望子心客懷云一江涼月呼同載到處名山恨獨看皆有逸氣

元遺山惜義山詩無人箋註漁洋先生亦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句近時馮蘐吾太史註玉谿集斷定以爲此悼亡之詩思華年原擬偕老也莊生曉夢用鼓盆事處

田日暖用吳宮事皆指夫婦而言日無端日不憶者云從何得此佳婦日惘然者早知好物不堅牢湘素雜記以錦瑟爲令狐家青衣者非也又註漫成五章專爲李衛公雪寃而作代北二句爲石雄發韓公郭令推尊德裕也以史證之殊爲確切

壽光安致遠詩曰試罷三雅與五經密雲小酌付樵青雅字讀平聲人以爲疑按劉表三雅之說出於典論一作盃方言曰盃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盃周禮大胥小胥即詩之大雅小雅也詩曰籩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宴胥猶宴雅也

孫子未先生襄幼孤貧鬻某家爲青衣聰穎非凡伴主人之子讀書代其作文塾師大奇之告知主人貲爲已子遂中康熙乙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以時文名重天下詩亦清超有鶴侶齋集次漁洋謝公村云荒涼九龍口寂寞謝公村溪水空浮岸風帆不到門馬鬣麟維翰與盧抱孫見曾未第時出公門公贈云盧同馬異總能詩韓孟雲龍意可師文比芝蘭拔臭味韻將絲竹送參差古人不作原無恨此日齊名更勿疑老去自憐才力盡怡欣二妙正同時

余幼時聞吾鄉督學何公世璂之賢和若春風縣邵秋

月　世宗時總督直隸贈尚書諡端敏濂泮先生之高弟子也有暢春苑詩云出郭逢新霽垂鞭信馬蹄松林微見日沙路淨無泥鳥語含風軟楊花拂水低不妨隨意歇流水小橋西詠史云丞相安知獄吏尊將軍爭似外家親亡諸侯破亞夫死社稷臣非少主臣

余幼時府試見杭州太守李慎修長不滿三尺而判事明決膽大於身吏民畏之與盧雅雨同年一時有兩短人之號李喜歩韻盧道非古也規以詩云每以歌行矜短李笑將月旦詡前盧李初不以爲然後和盧字屢押不妥乃喟然服曰君言是也引見時嘗蒙　上勿以躁

咏勞　聖躬　上嘉納之出外不言後恭讀　御製詔

集始知有此奏其愼密如此

徐公士林巡撫蘇州凡讞决先摘定案大畧牌示於外而後發繕文冊所以杜書吏之影射也　世宗謂曰爾風格凝重當爲名臣程中丞元章爲三人一公一虛雅雨一陳文恭公也後皆稱職盧贈云賢名久許龍圖近異相應從麟閣看

李遠敬太史以剛直將被刻惠半農先生救之得免或謂曰何不勸以和柔曰渠尚不肯爲朱考亭折腰何能降心當道耶其咏懷云臨風一杯酒對水一曲琴嵇生

爲虎性疏與澹漁心自成冲淡一家註書與朱子不合

王清範太守觀察浙江月課諸生余以童子受知後落職再起來守江寧到園文宴自誦其海塘詩云滄桑直似爭三島捍禦時防潰六州公名欽福與盧抱孫辛丑同年時相過從盧贈云席當散後猶呼坐馬到門前總不行

余在李晴洲家見高南阜山人小像鬚眉奇偉頗似先大夫晴洲爲言山人宰歙縣時人誣以贓盧抱孫轉運兩淮營救甚力有指爲黨者并盧論戍故山人詩云幾會連茹茅同拔卻爲鋤蘭蕙并傷盧和云不妨李困終

城冀到底曾參未殺人山人詩才敏捷制府尹文端公試以雁字操筆立就警句云無意回波風錯落有時潑墨雨模糊又曰落霞點出簪花格驟雨催成急就章尹公喜將欲薦拔之而公謫雲貴矣在獄中詩云敢道累無三字定終期心有一人知

山人泰州題壁曰烏隨無端逢腐鼠角觸那信有神羊按觸字韻本無平聲惟毛西河引西京賦百獸駭遽騤瞿奔觸喪精忘魄失歸妄趨作平聲押其博覽如此遊孤山云寒香飛盡不成花何處滿風問水涯石罅竹根殘雪裏還留數點認林家山人蔡觀揚州適盧守來平

貧不自聊乃以書告急盧尚未答而山人化去矣盧哭云亟感不爲劉黃下邑宰誰迎杜甫來

牛進士遐震字階平號貞谷學問淵雅年五十有三無疾而終未死前一月屢夢遊金碧樓臺光華照耀一日謂家人曰昨夜我又遊前庭殆將復位臨去時汝輩慎毋驚我次日無疾而終余得公文集未得其詩但見題畫一絶云潑墨似雲林秋意森滿幅石氣翻空青古樹寒如束樵逕寂無人西風下叢竹

孫子未先生常于其師秀水徐號隱坐中見一貧客乃徐年家子也先生仰體師意留養家中待之甚厚忽謂

孫公曰受恩未報明年當生公家才幾卒公果生女芸歲時戲抱之謂家人曰此華隱師客也說來報恩乃是女兒恐報恩之說虛矣女勃然曰爺憎我女耶當再生爲男矣適十日以痘殤明年公果舉子項有痘瘢名子藎字莊天雍正乙卯舉人有織錦詞一首載山左詩鈔詩不佳故不錄

功臣子孫封蔭多襲武職其中頗多文學之士用還其才然唐以前文武原無分途具韜畧者未嘗不雅歌投壺也吾所交好者如威信公岳公之三子瀞昭武將軍楊公之元孫大壯皆官參戎資賦好學現任潁州總鎮

王午堂先生世襲冠軍侯尤好吟詩登雞母澳演礮云小隊來秋閱窮崖出石壓沙喧山雨白龍過海天青遠船千帆挂蒼溟一氣停自慚非鎖鑰烽靜倚皇靈又賞岡郎事云買航風是路蛋戶水爲家俱有唐音公諱集正紅旗人楊巡海云欲囘刀犢俗將吏先和衷多謝頁守令君子之德風其胸次可想

吾鄉高翰起司馬髫年入學曾嵇王瞻山廣文命賦琢玉亭聽雨詩有未見草逾碧先看花減紅之句王大奇之許以少女未婚而卒方知詩已成讖也高同余舉戊午鄉試而入學則後余一年和余重赴泮宮詩云難老依然在泮身飛騰遜樂兩奇人予才同入學我嗟遲暮頸沙方伯與

呼庚癸歲到明年又戊申蒲柳滋生空度日驚鴞洪起不離塵只餘往事堪追想琢玉亭邊雨後春

余向讀孫淵如詩歎爲奇才後見近作鋒鋩小頹詢其故緣逃入考据之學故也孫贈余詩乃見贈云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爲性靈我鬥千秋難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

投贈佳句余摘錄甚多今又得常州趙牧村云一語慣申寒士氣五雲常護老人星年家子管粤秀云刻鵠每爲道稚宦登龍還仗祖宗緣孫繼云北紅得句謝花笑飛白揮毫對雪書郭麐云生尚見公休恨晚天留此老

亦多情

杭州錢進士杞號北庭過隨園余晨臥未起乃題壁而去亡何患奇疾一日夜飲三石水猶道渴甚遂卒其詩云三徑亭臺水一隈蕭蕭落葉點莓苔小舟隔岸穿花出怪樹當門揖客來看竹何妨人竟入題詩好是雨先催袁安穩臥雲深處怕引西風戶未開北庭乃璵沙方伯之族弟在隨園賞梅一見陳梅岑即妻以女梅岑大父省齋向作江寧司馬余舊長官也梅岑年十五創攜至山中命受業門下曰此兒聰明跳蕩非隨園不能爲之師果一見相得爲取名曰熙其梅岑則渠所自號也

性愛吟詩不愛時文余每見其詩必喜見其文必嗔嘗規之曰此事無關學問而有係科名奈何勿習耶卒以此屢困場屋後受知於李香林河督得官河廳司馬亦以詩也

吳涵齋太史文惠姬善琴工詩嫁錢公子東字袖海伉儷篤甚錢善丹青爲畫探梅小照亡何錢入都應試而惠姬亡像亦遺失錢歸家想像爲之終於不肖忽得之於破篋中喜不自勝遂加潢治遍求題咏且誌其巔末吟社箋詩稿贈夫子云白雲紅葉靑山裏雙隱人間讀道書後人夢云已託生吳門趙氏郎可以玉魚爲聘錢

因自號玉魚生賦詩云可憐女士已成塵翻使蕭郎近得名聽說秪今吳下路歌場人說玉魚生

龔端毅公定山堂集有觀袁凫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所云虞叔夜者卽凫公之託名蓋康熙初年事也王子堅先生曾親見凫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躭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龔詩云詞客幸隨明月在新聲應逐采雲飛

常州鈕牧村天才縱逸倜儻不羈壬申歲在蘇州福仁山邑宰幕中與余元旦登妓樓遍召諸姬評花張飲令

三十六年矣歷幕楚粵中州爲督撫上客忽來見訪見贈云才子神仙且莫論襟期當代有誰倫驚人眉宇光先炤傳世文章筆有神天下已無書可讀意中惟有物同春香山蘊藉東坡達知是前身是後身昔年吳下許從遊元日尋春上酒樓桃葉婚持名士筆梅花親插美人頭板橋歌舞輕雲散 莊令輿席上 鈴閣壺觴逝水流謂望山相公署 忽漫相逢懷舊侶空餘江上幾沙鷗牧村名孝思中 受業于李芋圃檢討李故余本房弟子牧村亦自稱弟子或嘗之牧村曰曾晳曾參同事孔子未聞有太老師之稱人莫能難余亦鄂文端公之小門生也公命稱師

曰太老師尊而不親不必從俗

余常謂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自格律嚴而境界狹矣議論多而性情漓矣

吾鄉王文莊公際華與余有總角之好余遊粤西借其手抄韓昌黎集久假不歸詩學因之大進同舉戊午科與羅在邨三人爲車笠之會後三十年余乞養隨園而公官司農典試江南班荆道故今公委化已久次子朝颺選江寧司馬來修通家之禮與談竟日淸遠絕塵眞孟子所謂無憾于之家者也見贈云夢想名園二十年今朝花裏識神仙敎門行處眞如畫入勝渾疑別有天

檻外烟雲供秦楊前圖史任丹鉛久知福慧雙修到處得聲名海內傳先生風味愛林泉循吏詞林總偶然杖履晚遊天下半文章早列古人前三層樓閣居宏景一卷嫏嬛記茂先（公著子不語）我勸上清姑少待緩迎公返四禪天（今年二月八日公夢有僧道二人來請公復位）

余讀錢註杜詩而知錢之爲小人也少陵鄜州月一首所云兒女者自己之兒女也錢以爲指肅宗與張后而言則不特心術不端而且與下文雙照淚痕乾之句亦不連貫矣善乎黃山谷之言曰少陵之詩所以獨絕千古者爲其卽景言情存心忠厚故也若寸寸節節皆以爲

有所刺則少陵之詩掃地矣

余幼時賦古別離云無情生山川無情造舟車今日君與妾遂至淚盈裾後五十年見陳楚南有句云天不欲人別星辰分方隅地不欲人別山河界道塗吁嗟古聖賢乃造舟與車

余每作詩將草稿交阿通謄正通不識草書往往誤寫劉悔菴句云詩稿兒童猜草字書聲病婦笑華顛歎其真實情實事

沐陽呂觀察名昌際字嶧亭出身非科目而詩似香山字寫東坡好談由鑑真豪傑之士也乾隆癸亥余宰沐

陽觀察尊人又辟為功曹有異才相得甚歡官至常德太守其時觀察才四歲今作冀寧道養母家居晉來見招余欣然命駕則鬢已斑白相對憮然主于其家園亭軒敞膳飲甘鮮致足感也因賦詩云黃河水照白頭顱重到漁陽認故吾竹馬兒童三世換琴堂書吏一人無笑非丁令身為鶴喜是王喬舃化鳧四十六年如頃刻滄桑何處問麻姑此邦賴有呂公賢肯讀淮南招隱篇舊雨不忘雲外客官聲久付晉陽烟蕭齋論史燈花落子舍承歡綵服鮮我奉慈雲三十載喜君追步到林泉一時和者如雲錢撥三文學云百姓謳歌瞻路有使君

城府一分無吳南畇中翰云胸中武庫誰能測天下名山歷盡無余因近體易招人和故草草賦此一二首而別作五古四首存集中

嶧亭聞余到以詩迎云使回捧讀五雲箋如獲珍珠滿百船引領南天非一日者番望月月才圓賞溪流傍五十年甘棠蔽芾已參天忽聞召伯重來信父老兒童皆欲顛又和余留別云半月追陪興正豪平生饑渴一時消相逢不敵相思久忍聽驪歌過野橋河橋送別滿城悲駐馬臨風怨落暉人影郟輸原上草江南江北倦征衣

汴陽教諭朱徽字竹江江陰詩人也聞余至朝夕過從閒一日不至余與呂公必遣人促之咏落花云名園酒散春何處剩有歸來屐齒香春草云萋萋那得不關情畫裙拂遍花時節皆清麗可愛爲余送別云世間皆小住詩卷已長留和五古四章尤佳因太長載續同人集中

有禮房吏張朝魁者年八十三矣甲子科因其工書攜入秋闈此番獻詩云南天旭日光同耀靈鵲驚飛噪高樹恍似青牛紫氣來那知舊尹罏帷駐三門初見城四圍黃童白叟未全非漢南依依柳將落東籬圃圃菊正

肥憶昔瀛洲推獨步殿前曾作摩空賦讓他老鳳游池邊著我雙鳧下雲路蓬萊頂上飛朱霞散作河陽一縣花仁風不負東山扇甘雨眞隨百里車爾時給役有小吏簿書堆裏常陪侍眼看剖決速如流直疑手口同游戲蘋蘺蔘苓得士踈採珠幾輩握靈蛇爭褰夫子扶風帳不睬歐陽貢舉紗出宰郎官移列宿歎息當年難借寇豈料睽違五十年尚教胥吏瞻依就言見商山採藥行敢隨杖履話平生仙人不棄凡雞犬許向雲中作吠鳴

又有吳廷貢秀才者贈詩云五十年來迹已陳新俟不

及故侯親追思竹馬歡迎日一世人如兩世人
金陵懷古詩最難出色皖江潘蘭如瑛云玉樹庭花唱
已遙金陵王氣又重消龍蟠不去懷雙闕牛首空回望
六朝故壘雲低天漠漠荒林秋盡雨瀟瀟石頭城畔多
情月夜夜來看江上潮逼首首俱清蒼又宛轉歌云宛
轉松上蘿松枯蘿色喜同體不同心安望同生死殊熟
風世又船頭山月落人指海雲生活對亦佳云
新安方如川秀才來金陵鄉試贈墨百螺上鐫隨園先
生著書之墨余不覺驚喜覺弟子束修未有雅如秀才
者錄其席間有贈云烟籠明月月籠烟十里湘簾捲畫

船阿嬰不知秋已老調箏猶唱杏花天曹劍亭侍御胥江云市近人聲雜船多夜火明王廷取太守沙河云危巢雙燕宿破屋一驢鳴汪守亭秀才佛寺云塔影衝宵直亭陰向午圓王麓臺司農題畫云岐龍疑有窟風雨若聞聲此數聯皆聞人傳誦而余愛之故摘記者也曹又有送梁階平司農隨駕木蘭云獵獵旌旗擁玉珂森森帳殿碧嵯峨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晨捧金泥隨輦草暮翻玉靶落天鵝知君奏罷長楊賦合有新詩寄薜蘿通首唐音宋荔裳贈犬云榻邊飽飯垂頭睡也似英雄髀肉生高

念東過邯鄲云願作盧生不願寤飽食黃粱追夢去眞
讀之令人欲笑
余常謂收帆須在順風時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話然必
須嘿而不言趁適意之際毅然引疾則人不相疑若時
時形諸口角轉覺落套而上游聞之以爲飽則思颺翻
致挂礙矣錢竹初擅鄭虔三絕之才抱梁敬叔州郡之
歎屢以書來欲賦遂初余寄聲規其濡滯今秋才得解
組余賀以詩渠答云海上秋風江上蓴塵顏久已悵逃
津竊公故智裁今日勸我抽身有幾人世事楸枰留黑
白老懷虀臼雜酸辛退閒自此陪蠟屐長作田間識字

民勞生那復計年華歸識吾生本有涯未定新巢同燕
子早營孤冢付梅花千秋欲借先生筆寸畝從添處士
家他日並登皇甫傳始知眞契在烟霞
詩餘之佳者余已附載數首入詩話矣茲檢舊冊又得
蔣用菴侍御送余出都沁園春二首時侍御尙作秀才
也其詞云聊作羅官蕭然一琴五月治裝正中朝元老
聞而扼腕西林鐵崖兩相公一時學者望輒沾裳僕竊有言先
生此去厚意還須識彼蒼江南好舍驚才絕代管領誰
當　江上東晉南唐便雨打風吹未就荒更畫船七里
燈烘虎阜珠簾二月花繡雷塘洗馬愁乎阿龍超矣人

物由來數過江憑君到把斜陽草樹收入春光　一代詞場誰則如君歷落多姿每奮衣而起詞都滚滚酒酣以往語更霏霏隨意判花閒情顧曲贏得三生杜牧之今行矣剩東塗西抹付并州兒　城南頻歲栖遲笑未坐偏容平子知記縴紗剪燭縱橫南略平臺聯袂次第蔵推儇本阿蒙君將南去肯向緇塵戀染衣須記取待杏花春雨予亦遄歸又周之柱作金縷曲送同劉郎遊天台云春是先生主張頻年尋春不倦又搖柔艣家有梅花愁輕別一半嬌波不語看瘦減雲英如許祇有多情新桃李逐春風還共歌南浦楊柳餞柘枝舞　誰知

須資留行苦似花飄從天墮乞者回風雨烟水殢人應
難出另是江流寒阻喚不到吳娘六柱我本衡泥遥相
送乍聞言也覺離緒歌未闋且延佇及余返棹問喜
又贈沁園春云如此先生老更清豪行歌采芝正西湖
妝靚重牽鄉夢天台花笑易老游思足任生雲懷堆貯
月萬壑千巖一杖攜扶鬚處每逢人誇健涉險忘疲
文章流播天涯聽處處推袁豪更奇傲擲香手奉人間
香祖一經難負璩代經師忽拜露光都疑絳歲昔向三
生忽鬢絲歸來笑似還鄉羽客出夢希夷
先君子嘗遊楚南舊主人高公名清者在衡陽九年亡

後以斷袼故妻子下獄先君子出全力援之竟得歸殯有揚勛溪太史贈詩云袁夫子當今眞義士一雙冷眼看世人滿腔熱血酬知己惜我相見晉誠遲湘江傾盍淋漓去余時尚幼讀而記之今忘其全義談畫定名緒武陵人樵府倜儻詩宗少陵字寫爭坐位雍正間苗民蠢動　王師征之末提公學鄉生單身入峒說之蘖苗羅拜乞降亦奇士也

康熙間山左名臣最多如相國李文襄公之芳之功勳湘廣總督郭瑞卿琇之剛正兩江總督董公訥之經濟皆赫赫在人耳目而皆能詩世人不知者爲其名位所

掩也李興施愚山陪祀郊壇云太乙璿壇接露臺龍旗
遙拂翠華來仙韶細度雲門奏玉殿初明泰時開千只
爐烟天外轉九重環珮月中回祠官解有登封意獨愧
甘泉作賦才盡興化道中云村從烟際出草過浪頭生
沅州道中云雲裏諸峯堆入畫雨中無樹不含秋郭撰
太皇太后輓詞云撫孤三十載兩世際和豐渭水開
姬歷塗山助禹功雞鳴問膳切烏哺報劉同遙想含飴
日微音宛在躬又偶成云去官人易懶無累病常輕骨
可補也相傳郭公之劾納蘭太傅也趁其慶壽日列欵
奏之旋帶疏草登門求見太傅疑見人叫服何以忽來

稱祝延之入長揖不拜而覆以其袖太傅喜曰御史公亦有壽詩見贈乎曰非也彈章也太傅讀未畢公從容曰郭琇無禮應罰自飲一巨觥趨而出滿座愕然少頃太傅廷訊之　旨下究一說郭初宰吳江貪墨不飭聞湯潛菴來撫蘇州自陳改悔之意請另擇日到任果幹名大震湯遂薦之後湯爲太傅所傾郭故劾之報師恩亦以申公論也

久聞廣東珠娘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船所見絕無佳者擘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雖近多如鬼手馨之句相傳潮州六篷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後見毘陵太

守李宗圃程江竹枝詞云程江幾曲接蘭江水風風微
蕩小艘爲怨晨蹤驚曉夢四圍黃竹淸無留江上蕭蕭
暮雨時家家篷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
絕妙詞讀之方悔潮陽之未到也太守尤多佳句潞河
舟行云遠能招客汀洲樹豔不求名野徑花姑蘇懷古
云松栢才封埋劍地河山已付浣紗人皆古人所未有
也又弋陽苦雨云水驛蕭騷百感生維舟野戍聽雞鳴
愁時最怯芭蕉雨夜夜孤篷作此聲珠梅閘竹枝詞云
野花和露上釵頭貧女臨風亦識愁欲向舵樓行復止
似聞夫婿在鄰舟

序

家兄簡齋先生之制義風行海內也久矣唐人讀杜詮之文以釋褐者不下千計非虛語也然先生性不喜帖文雖髫年入學旋即食餼秋闈受薦終覺於此事不工直至弱冠

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後不得已仍為干祿之文乃受前輩湖横山刪憲之教勸觀

國初諸名家其時館於今相國稽公第得以閉戶覃思場前作四十餘篇略有進境隨即逸非今所傳於世者是也閩下士秦澗泉狀元最先開雕吾鄉周新之孝廉

繼之蘇州徐明經又繼之板屢翻後頗多訛舛今年余來日下作承宣司有教士之責爲梓而新之俾諸生有所矜式且告之曰學先生之文者第一謂明書理次博覽載籍再次則開拓心胸三者備而於先生之文思過半矣不然徒求之於聲調詞華之末豈不聞王朗學華子魚即之愈近而離之愈遠乎

乾隆五十一年秋七月弟鹽書於江甯藩署